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流潋紫古典完美主义巅峰  
后宫小说的无上之作

# 后宫

甄嬛传 ⑥

流潋紫 著



# 后宫



## 甄嬛传



6

流潋紫  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后宫·甄嬛传.6 / 流潋紫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339-4148-2

I. ①后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11773号

责任编辑 柳明晔 徐 旻

特约监制 孟 祎

产品经理 张馨月

特约编辑 李 彤

## 后宫·甄嬛传.6

流潋紫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×980mm 1/16

字数 280千字

印张 17

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48-2

定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※ 第一章	惊涛	001
※ 第二章	故人	009
※ 第三章	菊凋	016
※ 第四章	蕴蓉	026
※ 第五章	心事付多情	034
※ 第六章	玉娆	040
※ 第七章	新妆	051
※ 第八章	鸳鸯亦怨央	059
※ 第九章	人成双	067
※ 第十章	往日情	075
※ 第十一章	月分明	081
※ 第十二章	应春	093
※ 第十三章	春衫薄	099
※ 第十四章	陵容	106
※ 第十五章	鹧音	114

# 后宫

甄嬛传

6

※	第十六章	六宫	120
※	第十七章	宠绝	131
※	第十八章	情疏	138
※	第十九章	香消	147
※	第二十章	桃花欲谢恐难禁	160
※	第二十一章	伤逝	167
※	第二十二章	芳菲	178
※	第二十三章	倚栏杆	186
※	第二十四章	慧心	196
※	第二十五章	琼枝作烟萝	208
※	第二十六章	一任珠帘闲	219
※	第二十七章	风器	227
※	第二十八章	莺啼惊梦魂	234
※	第二十九章	东宫败	244
※	第三十章	佳期难再同	256
※	后宫品级次序表		267

## 第一章 惊涛

清越的声音震破了众人迷茫的狂躁，视线所及之处，是一朗朗青年阔步迈进。

那青年俊朗的面庞中隐着孤寒锐气，双眸中精光内敛、黑不见底：“臣弟进宫向两位太妃请安。谁知经过内宫见各宫各院漆黑一片，人影都没几个，唯皇嫂宫里灯火通明，就想过来一探究竟。谁知在外头听见这些！”他一擦身上腾螭盘云石青长袍，大步流星上前单膝跪下，“臣弟身为宗亲，愿为淑妃娘娘与皇子帝姬作保。淑妃自入宫来夙兴夜寐，怜老惜幼，凡事亲力亲为，无不勤谨，所以臣弟愿意相信淑妃的为人！”

祺嫔不由得色变，一张丰润如满月的脸庞遽然迸出寒光似的冷笑：“九王眼高于顶，一向不爱与后宫妃嫔来往，怎么今日倒能说出淑妃恁多好处来？夙兴夜寐，倒像是王爷亲眼见到似的！”

玄汾颇有气性，目光往祺嫔身上一扫，忽生了几分顽意，即刻针锋相对：“倒也不用本王亲眼看着淑妃是否夙兴夜寐勤谨。只瞧淑妃身量纤纤，便可知她协理六宫的辛苦。倒是祺嫔珠圆玉润犹胜杨贵妃，可知是享清福的人。啧啧，只是脑袋没有身子这般庞然，想是满脑子总想着如何算计别人费了不少脑筋，倒没那么肚满肠肥。”

玄汾话虽刻薄，然而形容祺嫔倒是十分生动，座中嫔妃几番风波受惊不少，当下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祺嫔又恨又气，满脸涨成猪肝色，倒与她满头珊瑚玛瑙珠饰十分相称。

祺嫔新贵出身，兄长这几年在朝中也颇得脸，不由得增了许多骄气。玄汾不过是出身寒微的失势亲王，素来为她所轻，此刻受他奚落，如何能忍，不由得顿足，指着玄汾道：“你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脸上已重重挨了一掌，正是玄汾所打。祺嫔一日之内挨了两下耳光，气得几乎要晕厥过去。玄汾抱拳道：“皇兄可曾听到她方才言语，攀诬一个温太医还不够，什么夙兴夜寐是臣弟亲眼所见，竟要把臣弟也拉进这浑水去么？可见此人失心疯了，随口拉上人便诬陷与淑妃有私，她的话如何能信？”他想的极极了，眼周皆成了赤色，道，“臣弟与淑妃娘娘差了多少年纪，淑妃娘娘是皇兄的妃子，自然就是臣弟的嫂嫂。自淑妃协理六宫以来，对上对下无不和气妥帖。谁不知道臣弟生母寒微，臣弟不过是半个王爷，淑妃从未有半分轻贱之意，反而尽力照拂。今日臣弟说一句公道话，却被这疯癫女子指着鼻子说话，臣弟这亲王当得也好没意思，还不如闲云野鹤去算了。”

玄汾这话虽有几分赌气，却也道尽宫中人情冷暖，皇后忙道：“九王多大的人了，倒说起这赌气话来！”她看一眼玄凌，“凡事总有你皇兄和本宫做主。”

玄汾平一平气息，跪下道：“这女子虽然神志不清，但终究是皇兄的妃嫔，臣弟冒失打了她，还请皇兄降罪。”

玄凌伸手向他，道：“也不怪你，起来吧。”

祺嫔忍不住落泪，顿足道：“臣妾在皇上眼中越发混得连个破落户也不如了么？”

玄凌眼皮动也不动，只向玄汾道：“别与她一般见识。”说罢淡淡道：“皇后也该好好管教，别教她动辄出言不逊！”

皇后应了一声，旋即勃然含怒，向祺嫔道：“你听仔细！九王是天潢贵胄，皇上的亲兄弟，什么破落户！嘴里再这般不干不净，叫太后与太妃听见狠狠掌你的嘴！”她缓一缓气息，“皇上不是不宠爱你，别自个儿没了分寸因小失大！”

皇后最后意味深长的话压制住了祺嫔喉咙里的哽咽，她的抽泣声渐渐低微下去，化作颊上一抹不甘的狼意。

我感激玄汾意外给予我的援手，然而此时此刻不宜言表，我微微颌首表示对

他的谢意。

皇后水波般柔和的双眸里隐着冰凉的光泽，好似冬日素雪般清冷，和她此刻循循的语气不同：“有九王作保的确让人放下一重心思。帝姬不去说，只是三殿下是皇上的血脉，皇上更对他寄予厚望。事关千秋万代，实在不能不仔细。”

玄凌道：“怎样才算仔细？”

皇后微微沉吟，馥容娘子眸光敏锐一转，缓缓说出四字：“滴血验亲<sup>[1]</sup>。”

玄凌转过脸来：“怎么验？”

馥容娘子道：“臣妾从前听太医说起过，将两人刺出的血滴在器皿内，看是否融为一体，血相融者即为亲，否则便无血缘之亲。”皇后抬头看一眼玄凌：“这法子不难，只是要刺伤龙体取血，臣妾实在不敢。”

我心头猛地一震，有骇人的目光几乎要夺眶而出。我感觉到嘴唇失去温度的冰凉与麻木，心里有无数个念头转过，不能验！不能验！

“不能验！”贞贵嫔霍然立起，“皇上龙体怎可轻易损伤？这个法子断断不可行！”

敬妃赶紧扶住因为激动而身子摇摇欲坠的贞贵嫔，道：“此法在宫中从未用过，谁知真假？臣妾也不赞成。”

祺嫔好整以暇地道：“那也未必，此法在民间可以说广为流传，臣妾以为可以一试。”她正声道，“此事已不只关系淑妃清誉，更关系皇家血统。事情棘手，但只消这一试便可知真伪。皇上无须再犹豫了。”

见玄凌颇为所动，玄汾恳切道：“皇兄可曾想过，若予涵真与皇兄滴血验亲，即便证明是皇兄亲生，将来予涵长大知道，损伤皇兄父子情分不说。若皇兄真对予涵寄予厚望，后人也会对其加以诟病，损其威望。”

馥容娘子笑道：“王爷这话糊涂了。正是因为皇上对殿下寄予厚望才不能不验，否则真有什么差池，皇上岂非所托非人，把万里江山都拱手送人了？”

玄凌眼底清晰的震惊与浓重的疑惑密密织成一张天罗地网，兜头兜脸向我扑来，我几乎能感觉到贴身小衣被汗浸湿了紧紧吸附在背上的黏湿感觉。此刻，除

[1] 滴血验亲：其方式分为两种，一种叫滴骨法，另一种叫合血法。滴骨法，早在三国时期就有实例记载，是指将活人的血滴在死人的骨头上，观察是否渗入，如能渗入则表示有父母子女兄弟等血统关系。合血法大约出现在明代，是指双方都是活人时，将两人刺出的血滴在器皿内，看是否融为一体，如融为一体就说明存在亲子兄弟关系，认为“血相融者即为亲”。其实这种方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文中姑且信之用之。



了紧紧抓住他的信任，我别无他法。我盈盈望着他，涩然一笑：“甘露寺青灯佛影数年，不意还能与皇上一聚。本以为是臣妾与皇上情缘深重，谁知却是这样地步？早知要被皇上疑心至此，情愿当初在凌云峰孤苦一生罢了。”

他的手掌有黏腻潮湿的冰凉，握住我的指尖：“嬛嬛，你不要这样说。”他的语气有些艰难，仿佛一缕莲心之苦直逼心底，“只要一试，朕便可还你和孩子一个清白。”

被冷汗濡湿的鬓发贴在脸颊上有黏腻的触感，像一条冰凉的小蛇游弋在肌肤上，那种寒毛倒竖的恐惧如此真切。我艰难地摇头：“皇上要试，便是真疑心臣妾了。”

他转过脸去，贞贵嫔心中不舍，一时胸闷气短，连连抚胸不已。敬妃一边安抚她一边向玄凌道：“贞贵嫔所言不差，既然疑心淑妃与温太医有私，三殿下只须与温太医滴血验亲即可。这样既不损皇上龙体，亦可明白了。”

温实初闻言脸上一松，玄凌点头道：“李长，你去柔仪殿把三殿下抱来。”

我听得敬妃折中劝慰，心中稍稍放下。皇后虽见疲态，勉强振作道：“诸位妹妹今日也累着了，先用些点心，等下三皇子一来，事情便见分晓了。”说着便吩咐小厨房端了银耳莲子羹来，众人心思纷纭，也无人去动。

良久，却见一痕碧色的身影翩翩而进，欠身道：“三皇子拜见皇上、皇后。奴婢浣碧拜见皇上、皇后。”

玄凌一怔：“浣碧？你不是去六王府了么？”

浣碧软软道：“是。六王身子见好，奴婢回宫是向娘娘复命。谁知一回宫见李公公来找三皇子，便和公公从沈淑媛处抱了三皇子回来。”

我微微色变：“眉姐姐已将临盆，不能拿这些事惊扰她。”

浣碧道：“奴婢出来时娘娘正睡着，想来没有惊动。”

浣碧手中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，正是我亲手绣给予涵的“梅鹿含芝”水红缎被，孩子在浣碧怀中睡得正香，半张小脸被襁褓盖着，很是安适。

玄凌微有不忍，摆手道：“李长，你去刺一滴血来。”

殿中早已备好一钵清水，装在白玉钵中，清可鉴人。李长从皇后面前拈过一枚雪亮的银针，犹豫着是否要即刻动手。

我奔至玄凌身前，哀求道：“皇上，这一动手，即便认定涵儿是皇上亲生，来日他也会被世人诟病是皇上疑心过血统的孩子，你叫涵儿……叫涵儿将来如何

立足？”

玄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是那样轻，好像棉絮般无力，片刻道：“终究是咱们的孩子才最要紧。”

“慢——”浣碧环顾四周，目光定在贞贵嫔身上，“贵嫔身子虚弱，怕看不得这些。”

皇后一抬下巴：“扶贞贵嫔去偏殿歇息。”

浣碧见贞贵嫔出去，微微松了一口气。温实初蹙步上前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指，李长一针扎下去。殿中鸦雀无声，静得能听见鲜血“咚”一声落入水中的轻响。浣碧从襁褓中摸出孩子藕节样的小腿，道：“十指连心，为减殿下痛楚，请公公扎在脚背上吧。”李长狠一狠心，闭眼往孩子脚背上一戳，一滴鲜血落入水中，孩子痛觉，立时撕心裂肺大哭起来。

我心中掀起，一把抱了孩子在怀中，不觉落下泪来。

李长亲手捧起白玉钵轻轻晃动，只见钵中新盛的井水清冽无比，在水波波动之中，两滴珊瑚粒般的血珠子渐渐靠拢，似相互吸引的磁铁一般，渐渐融成一体。

玄凌额上青筋突突跳起，薄薄的嘴唇紧紧抿住，狠狠一掌击在宝座的扶手上。那宝座本是赤金镂空铸就的，花纹繁复，玄凌一掌击上，面色因为吃痛而变成赤紫。

温实初的眼神遽然涣散，倒退两步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可能！绝不可能！”

祺嫔眼中浮起如鲜血般浓重的快意，皇后喝道：“大胆甄氏！还不跪下！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中所见的一切，我的目光对上浣碧同样不可置信的神情，惊惧之下，只觉自己浑身发抖，强撑着道：“臣妾无错，为何要跪！”

皇后的声音沉肃有力：“血相融者即为亲！你还有什么可辩驳！”皇后环顾左右：“来人！剥去她的淑妃服制，关进去锦冷宫！把那孽障也一同扔进去！温实初……即刻杖杀！”

我惊怒交加，不知哪里生出这样大的勇气，怒视周遭，瞠目欲裂，喝道：“谁敢！”

玄凌眸底血红，有难以言喻的撕裂的伤痛，他伸手狠狠捏住我的下颌：“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何……为何这样对朕！”

他的指节格格作响，下颌有将被捏碎的裂痛，我能听到骨骼裂开的声音。敬

妃上前欲劝，玄凌大手一挥将她推在地上，敬妃又是吃痛又是焦灼无奈，只得闭眼不忍再看。浣碧“扑通”跪下身去，连连惊呼：“皇上，小姐是冤枉的！这件事……这件事一定有问题……”

浣碧话未说完，肋下已挨了玄凌一脚，痛得嘶嘶吸气。

我拼命摇头，紧紧抱住怀中的孩子。我说不出话来，挣扎间，唯有两滴清泪滑下，落在他的手背上。似被烫了一般，玄凌轻轻一颤，手上松开两分劲力，不觉怆然：“嬛嬛，你太叫朕失望了！”

我咳嗽几声，猛地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，哑声道：“皇上，这水不对！”

他惊愕的瞬间，我迅速拔下发间金簪，锋锐的簪尖在李长手背上划过，几滴血珠落进水中，很快与钵中原本的血液融在一起，成为完美的一体。

这变故突如其来，所有人都怔在了当场。我的下颌痛不可支，强撑着道：“这水有问题，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融。”

浣碧一愣，忙取过银针刺出几滴血，很快也与钵中鲜血融在了一起。浣碧尖声叫道：“这水被人动了手脚！娘娘是清白的！”

李长躬身道：“奴才不能生育，这……这……温太医和浣碧绝不是奴才的子女呀！”

玄凌怒极反笑：“朕知道！”

温实初神色稍稍好转，伸指往水中蘸了蘸，用舌头一舔，当即道：“此水有酸涩之味，是加了白矾的缘故。医书古籍上有注：若以白矾调之水中，虽非父子亦可相融，而若以清油少许，置于水中，则虽是亲子，亦不能相融。”

“皇上……”我心头一松，精疲力竭，含泪跪下，“此人居心之毒，可想而知。”

玄凌缓缓转过身去，盯住皇后，森然道：“方才为求公允，是皇后亲手准备的水吧？”

皇后浑身一颤，面色微微发白，强自镇静：“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。”

“是么？”玄凌淡漠道，“朕记得皇后颇通医术。”

皇后恳切道：“臣妾若用此招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，岂非太过冒险？未免蠢笨。”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胡蕴蓉笑意森冷，“这招虽险，胜算却大。一旦得逞，谁都认定三殿下是温太医的儿子，谁会再验？即便与皇上再验，想来皇后

精心谋算，也一定会让淑妃含冤莫白。”

皇后仰首道：“臣妾冤枉！臣妾贵为皇后，何必还要出此下策陷害淑妃？”

仿佛入定的端妃微微睁开双眼，叹息道：“是啊！您已经是皇后，还有什么不足呢？”

“若非臣妾及时发现，涵儿即便是皇上亲生也会因冤被杀！”我抬头迫视皇后，“臣妾一向敬您为皇后，处处礼敬有加，不知是哪里得罪了皇后，要遭此灭顶之灾？”

胡蕴蓉一指我怀中的孩子，笑向皇后道：“因为淑妃有儿子，您却只有义子。连您自己也说，皇上对三殿下寄予厚望。既对三殿下寄予厚望，您的大皇子当不成太子，将来您的太后之位可要往哪里摆呢？”说着纤纤手指从孩子襁褓上温柔划过：“可怜，可怜！三殿下，谁叫你年幼就得你父皇宠爱呢？皇后是皇长子的养母，自然气不平了。”

“放肆！”皇后眉心怒气涌动，声冷如冰，“本宫身为国母，嫔妃之子就如同本宫亲生，将来谁为太子都是一样，本宫都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！”

“是么？”胡蕴蓉娇俏的脸庞含着亲切的笑容贴近皇后，“那您能不能发誓，皇长子绝不会继位太子？”她眼波盈盈，“反正皇长子也不是绝顶聪明呵！”

皇后面上看不出半分情绪，只以凌人目光平视胡蕴蓉，胡蕴蓉亦分毫不露怯色，扬眸以对。

我起身，舀过一碗清水，用银针再度从怀中孩子的脚背上刺出一滴鲜血滴入水中，端至玄凌面前：“皇上验过，疑心尽可消了吧。”

他勉力一笑：“嬛嬛，是朕错怪你。朕再无半点疑心。”

我坚持：“请皇上滴一滴血。”他无奈，依言刺破，一滴血融入碗中鲜血，似一对久别重逢的亲人，很快融为一体。

我轻轻嘘出一口气：“臣妾此身从此分明了。”

我牢牢抱着怀中啼哭不已的孩子，顺手将手中瓷碗一掷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祺嫔捂住额头痛呼起来。

她的指缝间流出几道鲜红的液体，覆上她已无人色的脸孔。我一指祺嫔等人，冷冷道：“皇上打算如何处置？”

馥容娘子吓得一怔，祺嫔犹不服气，昂首道：“即便三皇子是皇上亲生，可

淑妃与温实初有私，三人皆是见证。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么？”

斐雯的脸色逐渐苍白，直到完全失去血色。她“砰砰”叩首，喊道：“奴婢不敢撒谎！奴婢不敢撒谎！”她仓皇的目光四处乱转，待落在静白身上时闪出了异样的光芒，狂喊道，“即便皇上不信奴婢，也不能不信静白师父。她在甘露寺可是亲眼看到温太医屡屡去探望淑妃的呀！”

静白的脸庞因为发白而更加庞大，她忙乱地数着念珠：“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”

一把清凌凌的女声婉转响起：“静白师父这句话，足以让天下出家人为你羞愧而死。”

## 第二章 故人

“长姐！”玉娆跟在叶澜依身后，急急进来，“长姐，你这么晚还不回宫，我可急死了！”

玉娆奔得太快，足下一个趔趄，几乎要摔倒。玄汾在旁用力一扶，淡淡道：“小心些。”

玉娆耳根一红，横了一眼，甩脱他的手，奔至我身前上上下下地看我，满面忧色：“长姐没有事吧？”

我轻轻抚一抚她的头发，微笑道：“我没有事，谁带你来的？”

叶澜依轻轻一福，已然立到了玄凌身边：“臣妾才要回宫去歇息，谁知碰上了这位急三火四的三小姐带着丫头要找她的淑妃姐姐。臣妾想静白一人的话不足信，多个甘露寺的人证也好呀。所以把自己宫中的腰牌给了三小姐去找人，谁知三小姐腿脚倒快，赶着就回来了。”她三言两语说完，像是说着一件极不要紧的事，顺手取过一盏银耳莲子羹，坐下细品。

玉娆气得面颊通红，道：“皇上废了我长姐一次，还要再废第二次么？”

疾奔后的玉娆鬓发有些松散，只以柔粉丝带束起，簪一只小小的纯银蝴蝶压发，却增了几分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天真之姿，她穿着素净的洁白上

襦，只在衣襟一侧斜绘一枝浅粉玉兰，长长伸至肩头，浅浅鹅黄罗裙上以蒙蒙的翠绿渲染裙幅，再以工笔绘满粉白折枝玉兰。素颜立在花枝招展的嫔妃之间，生生脱颖而出。

这是玄凌第一次看见玉娆，他目光缓缓一沉，整个人恍若出神离窍了一般，恍惚轻声道：“宛——”

跪于他身后的皇后已然平静接口：“宛若天人。”她淡淡笑着看向玄凌，平静无澜的笑意中有一丝难掩的焦灼与克制，“淑妃的妹妹果真姿容宛若瑶台仙子。”

我心中一沉，忙拉住玉娆在身后，示意她不可多言。

玉娆按捺不住，指着同来的姑子道：“甘露寺的姑子不只静白一个，皇上也该听听别人的。”

那姑子也不瞧静白，径直走到我跟前，道：“一别数年，娘娘手上的冻疮冬日还发作得厉害么？”

我眼中有泪的热意：“已经好多了，只是到了冬日还是不免痛痒。”

玄凌神色稍转，问道：“你也知道淑妃手上冻疮的事么？”

莫言淡淡应了一声：“嗯，淑妃在甘露寺时要砍柴、洗衣、做种种粗活，寒冬腊月手也浸在河水中，怎能不长冻疮？她若不做，静白便动辄打骂。淑妃不曾出月子就离宫，身子未得好好将养，时常病痛，还在下雪之际被静白诬陷偷了燕窝赶去了凌云峰，几次差点活不下来。”她端详我，皱眉道：“只是现在气色还不好。”

众人第一次听闻我在甘露寺中的遭遇，敬妃念了句佛，忙道：“难怪温太医时常去看望，若不常去，娘娘此刻恐怕已不在这里了。”

吕昭容瞪着静白道：“你是出家人，怎恁地狠毒？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莫言道，“没死在她手里，她倒也还不算狠毒。凌云峰那种地方偏僻难行，常有狸猫出没伤人。淑妃若真与温太医有私，大可一走了之，何必守在那里吃苦。”

玄凌伸手欲抚我面颊，歉然道：“嬛嬛，委屈你了。”我侧首避开他的手，面上微微一红，再不说话。

静白面如死灰：“贫尼并没有苛待娘娘，只是吩咐她做寻常姑子所做的活儿。凌云峰……凌云峰……”她说不下去，只死死低下头去。

浣碧垂泪将往日之事拣要紧的说了几件，每说一件，莫言便略略解释几句，诸妃闻言莫不变色，胡蕴蓉哼了一声道：“还说修行呢，没把命修进去就是造化了。”

陵容长长的睫毛如羽翼一扇，垂泪道：“姐姐受了好大委屈，还请皇上重重处置这个姑子！”

玄凌道：“你说如何处置？”

陵容饱满的唇色似盛开的玫瑰，娇艳欲滴：“臣妾以为要立刻绞杀！这个姑子心眼忒坏，又爱搬弄口舌是非，皇上定要拔了她的舌头给姐姐出气。”

吕昭容不屑一笑：“总以为昭媛温柔敦厚才得皇上喜欢，原来也有这辣手无情的时候。”

静白吓得面如土色，死命挣开去拖她的侍卫的手，极力喊道：“祺嫔小主！祺嫔小主救我！”祺嫔自顾不暇，硬生生转过脸不去看她。

“且慢——”我示意侍卫退开，“此刻静白师父喊祺嫔小主喊得很顺溜了，怎么方才还说已经两年不曾踏足后宫了？见到滟贵人脱口便称‘贵人’，供海灯时又知道贵人将晋位一列，可见对后宫近来之事了如指掌。那么是谁背后指使呢？倒是难为了祺嫔一个个把你们搜罗起来。”

一声尖锐的哭音爆发在殿内，远远跪在殿门口的玠儿膝行到我跟前，抱住我的腿大哭道：“奴婢对不起小姐！可是奴婢不敢不来宫里，奴婢若不来，祺嫔会让陈四打死我。”她撩起衣袖，露出满手臂未愈合的伤口，有些结了痂，有些还在流血化脓。“小姐！小姐！”她痛哭流涕，跪在玄凌脚下磕头如捣蒜，“小姐与温大人虽然相识得早，但他们真的没有半点私情！”

我含泪拉起玠儿，温言道：“我没有怪你！这些年，你也受了不少委屈。”

我看着玄凌，静静道：“祺嫔指使玠儿、斐雯与静白污蔑臣妾，此事昭然若揭。只是不知还有谁背后指使祺嫔，否则她没有这样大的胆子，也想不了这样周全！”

胡蕴蓉道：“淑妃这话不错。若由得此人在宫里兴风作浪，只怕以后的日子还是不得安宁！”她瞟一眼皇后，“还请皇上早下决断。”

我冷然看着祺嫔：“你若供出幕后主使，本宫或许可以饶过你。这条命要不要全在你。”

她眉心倏地一跳，对生的渴望牢牢攫住她的心跳，沉思良久，她神色一亮，



大声道：“没有。没有人指使我。淑妃，是我自己恨毒了你！”

“是么？从管氏一族崛起那一日起，你兄长嫉妒我兄长，你恨毒了我。”

“与我的家人都不相干！自进宫那日我就想，我的门第、资历、才学哪点比不上你，何以在皇上面前都让你占尽了风头？”她的目光快速从皇后身上掠过，“所以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。”

“有自己的姐妹在宫中真好。”皇后喃喃道。

陆蕴蓉轻轻皱起描成远山黛的蛾眉，目视皇后。

皇后望着我与玉娆，轻轻道：“臣妾看见淑妃与她妹妹，想起当年与姐姐一同侍奉皇上的情景。有亲姐妹在一起，不仅福祸与共，至少有一个人会信任自己。”

玄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皱了一晚的眉头舒展开来，似沉浸在极遥远的往事中。“皇上，”皇后凄婉抬头，“若姐姐还在，一定会相信臣妾的清白。她知道自己的妹妹必不会做这样的事！”

玄凌端详皇后半晌：“朕倒希望纯元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”

皇后一凛，低头依依道：“姐姐一直教导臣妾平和端正，臣妾从不敢忘。”

玄凌又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他双目似睁非睁，端详皇后良久：“地上凉，跪久了膝盖疼，你起来吧。”

皇后艰难起身，剪秋赶紧扶了一把。玄凌徐徐道：“朕要知道那水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却见染冬已经跪下泣道：“奴婢不是有心，娘娘去备水时奴婢接了一把，奴婢忘了自己刚在后院淘澄过白矾，不小心手指上沾到了。”

玄凌还是那样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似梦游一般道：“皇后，染冬年纪大了，做事又不当心，不能再留在你身边伺候了，打发她出去吧。”

皇后低一低头，答了声“是”。

我把孩子交到浣碧手中，低声道：“皇子乏了，叫乳母喂了奶早些睡吧。”浣碧答应一声，悄悄出去了。

殿中极安静，听得见远远树梢上乌鸦扑棱翅膀的声音，“霍啦啦——”那样苍凉，在紫奥城的上空留下破碎的回声。

玄凌还是那样淡漠的口气：“祺嫔管氏扰乱宫闱，褫夺封号，降为更衣，徐容娘子荣氏……”他的语气在提到这个名字时有了些莫名的温情与怜惜，“罚俸三月，婕妤赵氏罚俸一年，其余的由淑妃自行处置。”